奶奶的寿宴

□胡玲

奶奶70大寿，我们把她从乡下接到城里，计划去大饭店为她举办寿宴。她死活不愿意，“大饭店的菜很贵，早上我出去散步时看到你们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小馆子，就去那里。”拗不过奶奶的倔性子，我们只得硬着头皮答应。

在奶奶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一家名为“乡村人家”的小饭店。店面狭小，只有四张饭桌，连个包厢也没有。小店由夫妻俩经营，老板在后厨炒菜，老板娘负责前厅的工作。

点菜不久，一大桌饭菜便上了桌，菜色鲜美，分量充足，我们举筷大快朵颐，奶奶吃得眉开眼笑，当她夹起一块水煮牛肉送进口中后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高喊一声：“老板，过来一下！”

老板听到声音，从后厨来到奶奶跟前，“老人家，您有什么事？”

奶奶望着他，脸上浮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。“老板的手艺不错，菜很可口，就是这道水煮牛肉……”奶奶目光低垂，紧盯着那钵水煮牛肉，“我从小就养牛、放牛，天天跟牛打交道，后来，我弟弟在村里开了一个养牛场，牛肉我是天天看，天天吃，闭着眼睛，我都能闻出牛肉的好坏来。”奶奶抬头，盯着老板，脸上闪烁着慈祥和柔和，语气却是非常坚定，“你这个牛肉，我们就不要了，换个别的菜吧！”

老板的脸涨红了，显得有些紧张，他尴尬地看着我们，努力挤出一丝笑容，“对不起，水煮牛肉没让您满意，我给您换个爆炒猪肝。”说完，他低头逃也似地奔去厨房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“这老人真不像话，故意刁难人，太过分了！”“不是老人变坏了，而是坏人变老了。”旁边几桌客人瞪着奶奶，对奶奶指指点点。

客人们的冷眼和恶语像刀子一样射向我们，我们如芒刺背，如坐针毡，奶奶却仿佛没看见没听见一般，依然神色坦然，津津有味地吃着菜。

一会儿，老板亲自把爆炒猪肝端过来，小心翼翼地看着奶奶，“老人家，您尝尝，看看味道如何？”

奶奶夹了一块尝了尝，满意地连连点头。老板仿佛卸下了一块巨石，紧张的神色也缓和下来。

吃完饭，我们买了单准备离开，走到门口，奶奶突然说：“你们等我一下！”说着，她返回了饭馆，我们以为奶奶去洗手间了，就在原地等她，等了一会儿，不见她出来，我进去饭馆找她，刚走到里面，就看见奶奶从后厨出来。

我把奶奶拉出小饭馆，有些生气地说：“您老人家又去找老板的麻烦了？”

奶奶没说话，弟弟抱怨：“奶奶，说实话，人家那水煮牛肉挺好吃的，香辣筋道，您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。”

奶奶叹了口气，轻轻嗫嚅道：“你们不懂。”我们无言以对。

从那以后，每次路过“乡村人家”，我都要绕道而行，生怕碰到老板难为情。

转眼又一年过去了，奶奶的生日到了，我们照例将奶奶接进城为她祝寿。为避免去年的“波折”，我们决定在家操办寿宴，奶奶说：“我的生日我做主，还是去乡村人家。”她态度坚决，不容商量，我们只能顺从。

去“乡村人家”的路上，我们反复提醒奶奶，喜欢的菜就多吃，不喜欢的菜就不吃，别再挑毛病。

到“乡村人家”时，我们吓了一跳，原来的小馆子如今大变样，扩大了好几倍，店面装修得清新雅致，店内人声鼎沸，每张桌子都坐满了客人，穿统一制服的服务员们忙碌地给客人端菜倒茶。一年没来，天壤之别，我们以为走错了地方。

“老人家，您来了啊，热烈欢迎！”一个高大的人影从收银台处站起来，快步走向奶奶，热情地抓起奶奶的手。我们定睛一看，正是饭店老板，如今的他红光满面，神采奕奕。

奶奶笑得合不拢嘴，“你的生意越做越大了，真好！”

这情景，与我们预想的“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”的场面截然相反，我们不由松了口气。老板把我们带进一间包厢，“老人家是我的贵人，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，今天我请客。”

我们听得一头雾水。老板泡上茶，向我们娓娓道来，“去年，我们两口子从乡下进城，用光所有积蓄开了这间店，牛肉贵，为了节约成本，我们就用鸭脯肉添加牛肉香精，染上色，做成假牛肉，其实，很多饭店都这样做，口感与真牛肉没什么区别，一般食客根本辨别不出来，没想到老人家尝出来了，她没有吵闹指责，也没有当众拆穿，还悄悄去后厨找我，把她弟弟的电话号码告诉我，让她弟弟给我提供牛肉，还给我最优惠的价格，现在，水煮牛肉成了我们店的招牌菜，今年上半年，市里举办厨艺大赛，我们店的水煮牛肉夺得金奖，每天有不少食客慕名来店里吃水煮牛肉。”

老板举起茶杯，脸上溢满感激之情，“我以茶代酒，敬老人家一杯，幸好您及时提醒我，要不然我这店就开不下去了，我们附近的好几家饭店，被客人举报使用假羊肉假牛肉，被工商查封了。”

丰盛的饭菜上桌，老板将水煮牛肉转到奶奶面前，礼貌地对她做了一个“请”的姿势，“老人家，水煮牛肉，请您品鉴”。我们屏住呼吸，全神贯注地看着奶奶品尝。

奶奶郑重地挑起一块牛肉，轻轻咬了一口，细细地嚼着，眼睛忽然渐渐亮起来，凝重的神色如浓雾被风吹散开，笑容从细密的皱纹里一丝丝绽放，似乡野里盛开的野菊花一样灿烂。

乡下老人的积蓄

□胡湖

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乡下的老人一生会有多少积蓄？这对他们来说，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秘密，而一旦谜底揭开，常让人大吃一惊，却又心情沉重，高兴不起来。

老家一位85岁的老人前段时间突然病了，家人手忙脚乱把他送进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说急需手术，大约须要准备3万元医疗费用。老人此时神志尚清，对家人说他有钱，无需家人负担。家人按照他的指点，在老人家中坛坛罐罐、破衣烂衫里搜出了各种币值的钞票共计8万多元。村子里的人都没想到。老人一生种田种土，从未做过生意，也几乎从未离开过村子。他一直身体健壮，长得牛高马大，干活不紧不慢、不歇不息，从早到晚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，不知疲倦。直到病倒，都在劳作。他饭量大，但吃的菜几乎就是自己种的蔬菜。他年年要种大豆和花生，从播种到收割、晾晒，都是工夫堆出来的。花生大豆卖掉得到的钱，还有儿女偶尔给的零花钱，一分一厘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变成了他日积月累的积蓄。大家都说：那8万多块钱，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。

另一位88岁的老人，是五保户，无儿无女，看病、吃住国家会有补贴，村里多有照顾。他身体硬朗，一辈子在地里忙活，完全闲不住。也是在病倒需要请人照顾的时候，让人在家里各处清出了7万多元积蓄。村子里的人很难想象，他是怎样一个钢锄一个钢锄存起了这笔巨款。

还有一位已经去世多年的80多岁的老人，除了留下一笔钱外，居然储存了一坛银元。老人背微佝偻，经常扛一把锄头到处转悠。那时他负责管理两个大水塘里的水，灌溉稻田。碰到有人乱放塘里的水，他会在旷野里破口大骂，经久不息。每年五六月汛期，有时半夜会锣声大作，听到他在大声提醒村民，洪水涨上堤坝啦，注意防范，睡警醒点，小心洪水破堤伤人毁田。这份管水的活直到他70多岁需拄拐走路，经人苦劝才放下不再干了。后来，经常可以看到他拄着拐杖、扛着锄头、挑着箕畚去土里干活。因为坚持干活，他常常和儿孙发生冲突。儿孙劝他好好歇息，故意把农具藏起来，经常被他骂得狗血淋头。银元是新中国成立前流通的货币，他是怎么攒起来的，谁也不知道，而他的省吃俭用则是出了名的。

俭朴和勤劳是那一代乡下人的符号和标签，哪怕爬不动了，他们还是放不下劳动。我老家的邻居——一位爽朗而乐观的老人，80多岁了还天天挖土、整地、种菜、种经济作物，未尝稍事休息。当时，村子里有一家镇办水泥厂，他隔三差五就把菜挑到厂里去卖，自食其力，自聚其财，几乎无需儿女负担。他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“自保户”。其实，村子里家家户户早已不缺衣少食，绝大多数老人也有条件好好休息、颐养天年。

最近村子里又有一位八旬老人去世，夜里猝死，在清点遗物时同样发现了数万元积蓄。老人同样一辈子以田土为业，未曾挣过一分轻松钱，却是一分钱掰作两半花。

老人的积蓄再度成了村子里一个沉甸甸的话题。老人留下的，不只是几十年聚沙成塔的财富，更为可贵的积蓄是，一生勤劳和节俭的品德与习惯，积谷防饥的智慧。清代大儒曾国藩说：家俭则兴，人勤则健，能勤能俭，永不贫贱。信乎！



湖光一色

李昊天 摄

耕读荷香里

□宫凤华

宋人蔡确喜欢躺在竹床瓦枕之上，读书怡情，他写道：“纸屏瓦枕竹方床，手倦抛书午梦长。睡起莞然成独笑，数声渔笛在沧浪。”纸围屏风，竹床石枕，一卷诗书，倚枕而读。没有刻意，满是闲适。

一有闲暇，我便回到篱笆环绕、炊烟袅娜的田园老屋。老屋里盛放着生活的悲欢，以及一个身居异地他乡游子的浓浓乡愁。

老屋门前的卤汀河潺湲流淌、风姿绰约。河边菰蒲丛生，青苇萧萧，俊鸟游弋。最是燠热夏日，蜻蜓翻飞，河鲜泼刺，令人感到岁月静好、现世安稳。连片荷叶，有的在荷秆上露出一丝豆绿尖角，有的如两扇绿绢门扉，羞怯地垂拢，有的仿佛卷起的两只画轴，正待慢慢打开，有的舒展呈伞形在水面上摇曳。一阵风过，荷香弥漫，沁人心脾。

乡间天色饱满诱人，荷叶青青，叠翠涌波，层层远去。粉白荷花追波逐浪，踏波而行，把一汪碧水渲染得华丽、鲜亮，再现“池荷跳雨，散了真珠还聚。聚作水银窝，泻清波”美妙意境。

荷香伴读，能让人回到自然，让枯燥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晴耕之余，翻阅泛黄书籍，恍如他乡遇故知，久旱逢甘霖。读书素心，如雨洗青山，干净高贵，是剔除污渍的玉石，晶莹透亮，纤尘不染。

乡间黄昏，暮色清凉，霞光凄美。坐在瓜棚豆架下，任夕光濡染，周身镶了一层锦。读雪小禅的《倾城记》，喜欢那“银碗里盛雪”的禅意与彻骨的冰凉，内心一片波光潋滟。赏《浮生六记》，看芸娘与沈复荡舟洞庭湖上，“八窗尽落，清风徐来，纨扇罗衫，剖瓜解暑”，感觉风生袖底，清爽无边。读张岱的一句“林下漏月光，疏疏如残雪”，林下月光星星点点，犹如残雪，相映成趣，自是美极。

有时邀二三旧友，老屋桑桌，鸡鸣犬吠，谈古论今，喝杨梅酒，嚼塘鳢鱼，嚼青蚕豆，嘬青螺蛳，最是暖心熨帖，不由忘却喧嚣尘事，感觉时光绵软，尘世的幸福伸手可触。

有时，天空一片铁灰色，沁着夕光。零星的驴鸣犬吠，和童谣、民歌一样，清新悦耳，沁人内心。我慵懒地躺在院中竹椅上，走进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、汪曾祺的《大淖记事》、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每每走进“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……叩舷独啸，不知今夕何夕”的诗化境界，我如饮醇醪。

最是骤雨过后，西天浸润在丰盛的色泽里。展卷细品唐诗宋词，犹如畅饮清欢杨梅汤。一幅清新恬淡的乡村风俗图跃然纸上，读到妙处，清凉自心底涌起，心灵仿佛铺满清纯月光。

浪漫月夜，蛙鼓虫鸣，月光丝绸般光洁柔软，清霜一样敷在地上。就着星光和竹椅，揽书一卷，神思既可囿于现实遍观世间百态，也可跨越千年，忽而随李白纵酒放歌，忽而随辛弃疾驰骋沙场，感受或清丽、或脱俗、或哲思的文字带来的美丽，醉心于文学的广袤深邃，有书中哲人指点人生，启迪混沌，岂不快哉。

喜欢唐寅的《葑田行犊图》，画风古雅，有一种风烟俱净的淳朴酣畅。古松苍石，枝繁叶茂，题诗曰：“骑犊归来绕葑田，角端轻挂汉编年。无人解得悠悠意，行过松阴懒着鞭。”亲近自然，玩怪山水，枕露而眠，生活悠游而从容。

“半榻暮云推枕卧，一犁春雨挟书耕。”耕种以立性命，读书达礼明义。荷香沁脾，晴耕雨读，远离浮躁和喧嚣，沉浸书海，素心安然如瓷，清凉如玉，一种惬意和恬适弥漫全身，淡雅如水边的一抹萤光。

东坡祠里忆先贤

□胡琼

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”对东坡的认识，最初来自这首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当时在想，诗人是有多大的胸怀和抱负，才写出这么大气磅礴的词句。

毕业后到惠州工作。我常常漫步西堤，瞻仰苏东坡像，品读东坡的诗词。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读来让人舒畅无比。

东坡年少成名，天下无人不识。他被贬谪居惠州，惠州人民“父老相携迎此翁”。“东坡先生，南迁万里，侨寓三年。不起归欤之心，更作终焉之计。”于是他在惠州桥东白鹤峰购地建宅，准备终老于此。明代《三才图会》中记录：“白鹤峰在惠州府之东，连山盘错，江水旋绕，苏东坡谪惠州时所居宅也，有思无邪斋，德有邻堂，左右有朱墨二池，中祠公父子兄弟之像，外古榕数枝，积翠如云，荫覆隆密可爱。”可见白鹤峰连山盘错，并有江水环绕，周边繁茂的古榕遮阴，环境极佳。厅堂名为“德有邻堂”。德有邻，出自《论语·里仁》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书斋名曰“思无邪”。思无邪，出自《论语·为政第二》，是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评价诗歌总集《诗经》的著名观点。由此可见东坡内心对个人德行和修养的重视。

东坡在此居住，百姓的善良和热情安抚了他仕途上的寂寥。而东坡在惠期间，也努力创造条件，为惠州和惠州百姓造福，留下许多感人的事迹。然而，不到百日，东坡再次被贬海南。大江东去，斗转星移，历史变迁，东坡白鹤峰住宅在历史的沉浮中受到破坏，许多官宦名流、文人墨客只能在诗里感叹“当年醉里题壁处，六丁已遣雷电收。独遗无邪四个字，鸾飘凤泊蟠银钩”，叹息苏公化鹤无归处。

2015年，惠州市委、市政府决定修复东坡祠，还原白鹤峰旧观。东坡祠复原以“隐于鹤峰，显之故祠”为理念，尽可能重现东坡祠及周边的历史原貌。2018年，东坡祠主体工程完工，对外开放。

与东坡祠的相遇是偶然的，那天和先生在东江边晃悠晃悠，忽然抬头见一道青灰砖墙，古色古香，透出墙头的古树绰约，郁郁葱葱，让人浮想联翩。印象中隐藏于树荫里的小山丘，何时变了模样？走近一看，惠州苏东坡祠的牌匾立于小山之上。赫然映入眼帘的东坡祠，深深吸引了我们。我们相视一笑，踏步走进这高墙之内。

这是一座精致的岭南院子，目光所及之处，到处是亭台古榕，清一色青灰白泥建筑，古黑色门配金色手环，金色屋檐雨棚，屋角翘起，古朴中透着肃穆，凉亭亦是青色柱子，青色座椅，金色弧形雨滴口，亭角呈45度翘起，这金色雨滴口让亭顶的形状格外夺目，小巧的是等边六角亭，宽大的多是前后宽、左右窄的四边亭，亭上牌匾皆是木纹红色底配以青绿字，极为醒目。我们两个急切地想睹其风采，左逛右逛，左瞧右瞧，目不暇接。900多年前，东坡选中东江之畔白鹤峰，亲手打造宅院，真是很有眼光。白鹤峰虽然不高，但山上郁郁葱葱，前面又是滚滚不息的东江，这山水之间，很是符合一代大文豪万里挑一的有趣灵魂。走上白鹤峰上的德有邻堂，超然飘逸的东坡画像赫然眼前，我不由得畅想900多年前，东坡玉树临风，气宇轩昂，与出入这里的文人雅士，侃侃而谈，不时飘出欢声笑语，时有惺惺相惜的对视、起舞弄清影的痴欢……

东坡博物馆里，东坡的生平事迹分篇展现在我们面前。他超人的才学，他坎坷的仕途，他与朝云的深情，他与惠州人民的情感，一个立体的东坡渐渐形象起来。他尽心尽力，惠及惠州及惠州百姓。他见惠州驻军无固定营房，杂居市内，对百姓有干扰，建议建兵营三百座。他热心西湖的建设，为了修筑“苏堤”和“六如亭”，他把身上的犀带也捐献了，还捐出大内赏赐的钱和黄金，资助建东新桥、西新桥和大堤。在建设的过程中，他亲自与建筑民工为伍，巡视施工进度，监督施工开支。他传播插秧技术，建造水碓水磨，设法施医散药，深受百姓的爱戴。博物馆里的塑像栩栩如生地复原了这些生活场景，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东坡与惠州和惠州百姓融洽相处的细节。东坡在惠州寓居900多天，作诗187首，词18首，散文363篇。他在诗词文章中道尽了惠州的美，也将自己的情感境遇赋予文字。“蓬莱方丈应不远，肯为苏子浮江来……三山咫尺不归去，一杯付与罗浮春。”这是洒脱超逸带道家风骨的东坡。“伏愿上梁之后，山有宿麦，海无飓风。气爽人安，陈公之药不散；年丰米贱，林婆之酒可赊。”这是爱民忧民的东坡。“一更山吐月，玉塔卧微澜。”这是闲适安然的东坡……

思无邪斋里，东坡拂须执笔，书童磨墨于侧，朝云在另侧微笑，东坡在写啥呢？是诉亲人之思，还是抚民间疾苦，或是叹高处不胜寒？斋前石溪潺潺，东坡文思如泉涌，我想是写下一首《惠州一绝》，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娱江楼临江而建，在二楼凭栏眺目，不由得感叹：东江之水奔流不息，怎能不忆先贤。东坡千年前赏的水与今日所见，是同一江水吧，就像天上那轮弯月。千年之于宇宙不过一瞬而已，在浩瀚的宇宙里，人是多么渺小啊，终其一生的时间也可忽略不计，可是人的精神又是多么永恒，即便千年，我们依然追寻东坡的足迹。招鹤亭立于白鹤峰顶，我想再也不会有人叹息化鹤无归处了。满脑子都是东坡的影子，我产生了某种幻觉，仿佛东坡正在德有邻堂里与众人谈笑。

徜徉于小径，园子里葱茏的气息让人放松。猛然抬头，“浩然独存”几个字跃入眼帘，顿时，一股凛然正气从心头升起。虽然这句话原是东坡对韩文公回归文风正统的肯定之语，但又如此贴切地表现了东坡独立的人格品质：乐观、旷达、超然。走出此门，便走出了东坡宅院，东西分别有翟夫子庙、林婆酒肆与之相邻，他曾写《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》，写的就是翟夫子。东坡爱喝林婆酒，林婆酒肆生意便火热起来。

沿阶梯向下，瞻仰东坡雕像，他临江而立，衣袂飘飘，风度翩翩，超然脱俗，题为“东坡居士像”，正应他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……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豪放乐天，周边竹影遍布，应其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的爱竹之情。不由得感怀，东坡之人，东坡之才，东坡之情怀，即使远去了千年，我们还在翘首回望他充满风骨的人生背影。

苏东坡在惠州的两年多，成就了惠州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他关爱百姓，百姓敬重他，他们相处融洽，情谊深挚，亲如一家，留下了许多千古传诵的动人故事。入东坡祠，你可以感受那些活色生香的生活……据统计，历朝至清末，共有600多位名人诗家到苏东坡祠和惠州西湖，留下大量诗词，这和苏东坡在惠州写下的500余篇诗文，成为惠州珍贵的文化财富。真是：“一自坡公谪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！”

如今，东坡祠会定期举办文化惠民系列活动，东坡祠成为了文化传承的载体。东坡及其在惠州的足迹，就像惠州历史文化深处一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，滋养着惠州这片土地和人民。